

鸟

1853年，米什莱偕妻定居于南特近郊时写作此篇。翌年秋他们迁居哈弗尔附近海滨，在一所可以俯临埃弗(Hève)岬角的房屋里继续写作，于1856年完成。他对鸟类十分同情，而对人们残害禽鸟的行径非常痛心。因此他想通过描绘鸟的美丽、伟大和于人类有益这些方面劝谕人们爱护鸟类。

原书前有序言，作者在其中说明了自己是怎样走上大自然的研究的。分为两卷：

第一卷写破坏性强的禽鸟。在描述了所有鸟类的共性之后，谈到海鸟、沼泽鸟、猛禽等，它们专门清除地面上的低级动物和动物尸体，属于“清道夫”的范畴。

第二卷写鸣禽和益鸟。他描写了这些鸟儿的旅行、筑巢和对幼雏的养育，如燕子、啄木鸟、夜莺等。

阳光与黑夜

鱼的世界是静静的世界。俗话说：“像鱼一样沉静。”

昆虫的世界是夜的世界，它们怕光。昆虫中即使像蜜蜂，白天劳动，可是它还是喜欢黑暗。

鸟的世界是阳光和歌唱的世界。

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切都在它照射下欢欣鼓舞。南方的鸟儿翅膀浸染着阳光；我们这里的鸟儿把阳光放进歌唱；还有许多鸟儿追逐太阳，四处翱翔。

圣一琼^①说：“瞧，早上它们礼赞朝阳，向晚，又虔诚地聚集在一起，看落日在苏格兰海岸缓缓下降。黄昏时分，大松鸡飞上最高的杉树枝头，不断摇晃着身子眺望，这样，它看到阳光的时间更长。”

对于它们，阳光、爱和歌唱都一样。倘若你要让捕获的夜莺在它们不发情的季节里歌唱，你就用布蒙住笼子，然后突然还给它亮光，它准会引吭高歌。野蛮人把倒霉的燕雀眼睛弄瞎了，催它迸发出绝望而悲痛的鸣叫，它用声音为自己创造出和谐的光芒，用内心的热情为自己创造出它新升的太阳。

阳光于宇宙万物都意味着安全。

^① 圣一琼 (Saint - John)，当时的一位英国博物学家。

无论对人类还是动物，阳光都是生命的保障；就像令人安详，和平、静穆的微笑，大自然的坦诚一样。阳光使在黑暗中追逐我们的恐怖却步，使梦幻的烦恼和痛苦消失，使困扰灵魂的骚乱思绪逃遁得无影无踪。

长期以来人类群居宴处，已经不了解生活在旷野中的艰辛恐惧、了无防卫之苦，大自然那可怕的无私的律令致人死亡，跟给予生命一样。你祈求，也是徒然。大自然告诉飞鸟：猫头鹰也有生存的权利。大自然回答人类：“我必须喂饱我的狮子。”

请你在旅行中仔细看一看荒僻的非洲那迷了路的不幸者的恐惧吧，请看一看可怜的奴隶在逃脱了人类的凶残之后又遇上残酷的大自然时的恐惧吧。多么焦虑和痛苦啊，日没之后，成群的豺狼，充当狮子的可怕的前哨，开始转悠起来，它们远远地陪侍着它，或是在它前面用鼻子到处乱嗅，或是跟在它后头，像搬运尸体的伕子那样！它们朝你悲号，说道：“明天，让别人来收拾你的骨殖吧。”这可是多么巨大的恐怖啊！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你身边……它看到你，凝视着你，它那铜铸的喉咙里低声暗吼，对它面前活生生的猎物暗鸣叱咤，喝令，把它吃掉！马也支撑不住了；它浑身颤抖，冒冷汗，直立起来……人蹲在那儿，腹背受敌，这时若是他能点起火来，还有一点力气把火烧得旺旺的，这光亮的壁垒就是唯一足以保护他生命的东西了。

夜对于飞禽也是非常可怕的，甚至在我们这里危险仿佛比较少的地方也如此。黑夜里隐藏着多少妖魔鬼怪，在那一片漆黑之中有多少令人惊骇的东西啊！夜间来袭的敌人一般都是这样，悄悄地猛扑过来。枭用寂静无声的翅膀飞翔，像是足下垫了棉花。苗条的臭鼬巧妙地钻进鸟窝，

连一片树叶都没碰到。性情暴烈的椋貂嗜血成性，那么迅疾，只一下子就叼住亲鸟和幼雏，扼杀了全家。

一旦有了幼雏，鸟儿似乎对于这些危险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看法。它必须保护这个弱不禁风的穷家，走兽还比它好得多，因为幼兽生下来就会走路。但又是怎样保护呢？它几乎只能待在那儿等死，它飞不起来：爱折断了它的双翼。整夜，父亲看守着狭小的鸟巢进口，不睡也不困，历尽辛劳，用它那脆弱的喙和不住摇晃的脑袋去抵挡危险，如果它看到面前突然出现一条蛇，张开血盆大口，圆睁着无限巨大的可怕的眼睛，那该怎么办？

对于任何生物，甚至对于被保护的幼雏，夜晚都是最大的烦恼。荷兰画家 很能抓住这一点，并把它在放牧于草场上的牲畜身上表现出来。马自动地走近它的同伴，把头贴在它身上。母牛带着小牛犊返回栅栏，心里只想着快快进入棚屋。这些母牛有了一所棚屋，一个安居之所，一处逃避夜的陷阱的歇息的地方。而鸟儿，只有一片树叶！

清晨，恐怖敛迹，黑影已经消逝，小小的灌木丛被朝曦照耀得亮堂堂的。巢边有鸟语啁啾，噪成一片！它们好像是在互相祝贺，喜庆重逢，大伙儿都还活着。接着它们开始歌唱起来。云雀从田沟里出来，又飞又唱，把地上的欢乐带上天空。

这里指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

云 雀

云雀是最典型的田野里的鸟儿。这是庄稼人的珍禽。她总是殷勤地伴随着他们，在艰辛的犁沟中间，到处都有她的足迹。她给他们鼓劲，加油，为他们歌唱希望。希望，这是咱们高卢人的古老铭言；正因为如此，他们把这种平凡的鸟儿尊为“国鸟”^①。她的羽毛并不美丽，但是她天性勇敢，充满欢乐。

大自然似乎有些亏待云雀。她的脚爪长得使她不适合在林间栖息，她只好就地筑巢，与野兔为邻，田沟是她的穹庐。当她孵化幼雏的时候要度过多少动荡不定、充满风险的生活啊！无数的烦忧，无数的忐忑不安！一片浅浅的草皮怎么能给这位母亲掩藏起她的小宝贝儿，抵挡住狗、鸢和鹰隼的窥伺呢。她匆忙地把小鸟孵化出来，又匆忙地把颤颤抖抖的幼雏抚育成长。谁能不想到这不幸的鸟儿和她那忧郁的邻居野兔有着同样的悲怆呢！

此物多愁结，惊惧噬其心

——拉封丹

在罗马人征服高卢以前，高卢人把云雀作为民族徽记之一。

然而由于她生性愉快，善忘，或者你要愿意，也可以说她轻率，总之是充满了法兰西式的乐天精神，于是相反的情况发生了：一旦脱离险境，“国鸟”又重新获得静谧，她又像从前那样歌唱，显示出无法抑制的喜悦。更令人惊奇的是：她多灾多难的动荡生活、那无数残酷的苦难并没有使她的心变得僵硬无情；她仍然那样快活，善良，合群，满怀信心。她具有这些稀有的优秀品质，堪称鸟类中友爱的模范；云雀也像燕子一样，必要时还会哺育自己的姐妹们呢。

有两样东西支持着并鼓舞着她，这就是阳光和爱情。一年之中她有半年恋爱。每年有两三回，她得承担起做母亲的多灾多难的幸福，忍受着无数风险去尽那份哺育的辛劳。在没有爱情的时候，她拥有阳光，阳光令她兴奋。只要有一抹阳光，她就会引吭歌唱。

她是白天的女儿。每当晨曦降临，茜红微微染上天边，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她就像箭一样地从田沟里直冲出去，在天空中高唱欢悦的颂歌。这是一首神圣的诗篇，像黎明一样清新，像童心一样纯洁、快乐！这嘹亮而有力的声音正是收获的信号。“走吧，”父亲说，“你们没听见云雀在召唤吗？”云雀跟随着他们，不停地给他们鼓劲；到了炎热的中午，为他们驱赶虫蚋，连连催他们进入梦乡。她把流泉般的柔和曲调倾泻在少女侧过的、朦胧欲睡的头上。

燕子

如果你用手抓住燕子，逼近审视，老实说，这实在是一种既丑陋又古怪的鸟儿；但是这正好跟她是最典型的飞禽密切相关，她是鸟类中最擅长飞行的鸟儿。大自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其他一切都牺牲了：不重外形，只顾动作灵活；把她制作得非常巧妙，使这只鸟儿歇下来很难看，而一旦飞起来，却成了所有飞禽中最优美的品类。

镰刀似的双翼，突兀的眼睛，没有颈脖子（这是为了使她气力倍增）；脚爪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程度：一身翅膀。她的大致特征如此。还该加上一张特别宽阔的喙，老是张着，在飞行中不停地时开时合，吞食蚊虫。

燕子就是这样，在飞行中吃喝，在飞行中沐浴，也在飞行中喂养幼雏。

如果说她比不上鹰隼的那种扶摇直上、雷霆万钧之势，那么她的飞翔却自由得多；她在天空盘旋，转上千百个圆圈，穿梭似地时来时往，勾画出无数不定的迷宫似的图案，种种形状的曲线，这时要有仇敌堕入其中会不禁眼花缭乱，晕头转向，难解难分，不知所措，往往给劳累得精疲力尽；只好就此打住，放开她，可她却依然毫无倦色。她真是一位空中王后；由于动作无比灵活，整个空间都属于她了。有谁能像她这样在迅速冲刺和急转中随时改变方向呢？没

有。用各式各样、变化莫测的方式去捕食那些总是微微摇曳着的猎物，如苍蝇、库蚊、金蝇子和千万种飘浮的、不沿直线飞动的昆虫。这无疑是最好的飞行训练了，这使得燕子超越于一切飞禽之上。

大自然，为了做到这一点，为了使这对独一无二的翅膀诞生，于是拿定主意，略去了她的足部。在教堂里有一种形体较大的燕子，——我们称为雨燕，——足部已经完全萎缩，但翅膀特别发达。据说雨燕每小时能飞行 80 法里。这种惊人的速度可与海洋中的战舰鸟相埒。战舰鸟足部也极其短小，而在雨燕身上脚爪只是一个小桩桩儿；一停下来就贴到肚子上：因此，她不停歇。跟别的生物相反，她只是在运动中休息。这种鸟儿从教堂的高塔里一出来，就悬身空际，空气温柔地摇曳着她，轻轻地托住她，使她倦意全消。如果她想栖息，只能用她那双柔弱的脚爪钩住。不过她要是想蹲下，那么就只有歪歪倒倒地像个瘫子，她感到地面坎坷不平，崎岖难行，身子站立不稳，这一下这位飞禽中的翘楚就堕入了爬虫之列。

从某地展翅起飞，对她来说这是最困难的了：因此她总是栖息在高处，这样只要一振翅身子就自行飘落，翱翔空际。她多么自由自在。然而在起飞前她不过是个奴隶，当它贴身某处时，随便什么人，一伸手都能把她捉住。

这种鸟的希腊名字叫 A - pode^①，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在燕子这个大家族中总共有六十多种，遍布全球，以她的优雅风度、飞翔和呢喃的鸣声，使大地平添了喜悦和愉快。正因为形状丑陋，只有很细小的一双脚，她才获得

^①意为“无足”。

了所有这些珍贵品质；她的天赋，她绝佳的飞行艺术使她居于飞禽之首；而另一方面她也是经常留驻、最眷恋故巢的羽类。

这种特别的种族，足部对双翼丝毫没有帮助，对于幼雏就只是教育他们学习运用翅膀和进行长期的飞行训练，幼雏待在巢中要很长时间，需要母亲照料，给他们无限预见和抚爱。

这也是百鸟中活动最为频繁的一族，夫妻恩爱，他们的巢不是临时的同居之所，而是真正的家庭，互相帮助，牺牲自我，不畏艰苦地哺育幼雏的圣地，雌燕是温柔慈爱的母亲，忠实坚贞的妻子。我还知道什么呢？年轻的姐妹们都忙于帮助母亲担当家务，保育婴幼儿。雏燕对于比她们更幼小的乳燕则互相濡以柔情，给予照料和教育。

啄木鸟

若凭啄木鸟所受到的种种诬蔑和迫害，这该绝不会是劳动者的理想吧。它的那些卑微的同类遍布于东西两半球，它们为人类服务，教育并感化人类。这种鸟儿的毛色是各式各样的；辨认它的共同标志就是这位好工人在它那肥厚结实的脑袋上通常总罩着一顶猩红风帽。它干活的工具是它那方方正正的喙，既可当镐当锥，又可当凿子和刮刀使用。它的腿矫健有力，坚韧而笃实的脚再配上一副乌黑的铁爪，使它能稳稳地攀定在枝柯上，除了清晨，整天都保持着那份怪不舒服的姿势，上上下下到处敲打。每天一早，它总是先活动活动身子，舒展一下肢体，就像那些优秀的劳动者那样，为了不致中途撂开手上的活儿、在开始工作以前先得做一番准备动作似的，随后，它就专心致志，长长地啄上一整天。时间很晚了，我们还听得见它的声音，它一直工作到深夜，这样能多干好几个钟头呢。

它的体质颇能适应此项艰苦生活。它那总是绷得紧紧的筋骨使它浑身肌肉变得非常结实，硬如皮革。它胆囊很大，仿佛显示出它那种多胆汁的、激烈的、猛力干活的禀赋；尽管如此，它可并不那么容易动怒。

对啄木鸟作出最中肯的评价的莫过于北美洲印第安人

了。这些英雄认为啄木鸟是英雄的鸟类。他们最喜欢用这种鸟儿的头部装饰自己；对于这样打扮的人大家就称之为“象牙嘴儿的啄木鸟”，并认为这样做能把飞禽的活力和勇气带给他们。深沉的信仰，还有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只要常常看到这十分生动的象征，坚定的心就会感到更加坚定。他想：“我的力量，我的坚贞，一定要跟它一样。”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啄木鸟是英雄，那么它首先应当被称为爱劳动爱和平的英雄。除了已有的各种条件之外，它什么都不多要。它的喙很可怕，足矩也极其锋利，具备这些不为别的目的，而是为了战斗。工作叫它着迷，其他任何好勇斗狠的事都不能打动它。工作需要它全力以赴，于是它一心就扑在工作上。

它的劳动纷繁而复杂。它是个既机灵又富于经验的护林好手，首先它使用槌子——就是用它的喙——检验一下树干。它像医生听诊那样，谛听这棵树木怎样回响，树在说什么话，树里面有着什么东西。现代医学上使用的听诊法正是千万年来啄木鸟的主要技能。它叩询，探索，运用听觉去仔细观察千疮百孔的树身上那些深深凹陷进去的洞穴。这棵树，表面看上去躯干伟巨，健硕强壮，还给特别标出可供建造海上船舰之用，而啄木鸟，真是高明啊，他判定此树内部早已虫蟊丛生，蛀蚀殆尽，完全腐烂了；如果用来造船，船身必然断裂，或致漏水，甚或沉没。

经过反复检查之后，啄木鸟乃独膺重任，将身固定于树，开始施展起本领来啦。这棵树树干已是空荡荡的，腐朽不堪，洞穴之间，万虫攒动，俨如城寨。必须对城门猛

击一番才是。你瞧，经过这一击，那里面的公民们步伐杂沓，一片混乱，纷纷溃散，有的翻越城墙，有的从地下水道潜遁。它们本应有些士兵放哨警戒才是，可是并没有。我们这唯一的进攻者目光炯炯地监视着，还不时瞅瞅后面，准备飞快地伸出它那像小蛇似的长舌，把所有落荒而逃的家伙一网打尽。追捕本无十分把握，得手后却赢得一副好胃口，使得它对此产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它透过树皮和木质层看到内部，望见敌寇惊恐万状，狼奔豕突。有时，它觉得有些被围者可能还躲藏在树身的某个秘密处所，于是它迅速将身子不断向下移动。

一棵外表健壮的树，实际上内部早已蛀空，对于关心城邦命运的爱国者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可怕景象。罗马，在共和国濒临衰微之际，也跟树木一样。有一天，在这城市的公共集会上，突然飞来一只啄木鸟，刚好跌落在行政执政官手上。众人皆大惊讶，忧思不已。他们召请神明，神明降谕：如果留下它，则只殃及自身，即将它握在手中的人。此人是谁？就是执政官自己。这样，执政官艾里乌斯·杜贝罗立刻将鸟杀死，他本人亦随即殒命，而共和国却继续绵延了两个世纪。

会唱歌的夜莺

从前那个著名的克莱尔草地，就是今天的圣·日耳曼市场，大家都知道，每逢礼拜天这里是巴黎的鸟市。这地方名目繁多，非常有趣。可以说这是一所占地辽阔、经常更新的动物园，堪称法国鸟类学方面的、活动的、饶有兴味的博物名苑。

此外，这么一个拍卖捕获动物的去处，许多飞禽不免总强烈地表现出一种被囚禁的味儿。这些鸟儿像奴隶似的被商人们陈列售卖，百般夸耀，令人想起东方的那些奴隶市场^②。这些长着翅膀的奴隶，尽管不懂我们的语言，却也流露出多少奴隶的哀愁：其中有些固然天性温驯；但是也有些神气抑郁寡欢，总是在渴望自由。还有一些鸟儿看上去仿佛在跟你招呼，示意过客停步，好把它们买去。它们只求能有个好主人。不知有多少回我们看到一只聪明的金翅鸟，或是一只娇态可掬的红颈鸟儿，凄楚地凝望着我们，那眼神里分明在说：“请买下我，好吧！”

今年夏天，有个礼拜日，我们到那里参观。这可是一

此文作于 1855 年，当时这个市场已不存在。
影射当时某些伊斯兰国家还有奴隶市场。

次永远也忘记不了的参观。

这一天，在这座市场上鸟儿中，最漂亮的要数一只黄莺了，人们把这位珍贵的鸟中艺术家像一颗无双的宝石似的特别给放在架子上其他所有鸟笼上方。它轻盈而妩媚地飞舞着，光艳动人。经过长期驯养之后，它好像已经习惯于幽禁生活了，毫无怨怼，处处给人以温馨愉悦之感。这显然是一个美丽尤物，轻歌曼舞，通体谐和，我看到它在跳踊，简直就像听见它在歌唱似的。

在它的下方，一只寒伧可怜、极其狭小的笼子里，杂沓凌乱地拥挤着六只体型大小不同的鸟儿。有人让我审视其中一个我简直分辨不清的囚徒，这就是今天早上刚刚捉到的夜莺。卖鸟儿的玩弄诡计，把新来的俘虏放在一群愉快的、久已习惯于幽禁的小小奴隶中间。这些小鸛鹤本来就是生在笼子里的，出生还没有多久呢。我想，那商贩总是仔细盘算过，当夜莺看到周围这份天真的欢乐情趣时，兴许会忘记她自身无数的烦忧吧。

这种悲怆肯定远远比用眼泪表达出来的任何忧愁更加动人。无言的悲哀深深地藏在心中，但愿永远是黑暗一片。它缩在笼子深处的阴影里，一只小食槽半掩住身子，羽毛贲张，双目紧闭。那群得宠的、喧腾的小家伙在又调皮又鲁莽地嬉闹，推推搡搡，碰撞着它，可是它总是一动不动，连眼睛也不睁开。显然，它不想看，也不想听，不肯吃食也不自慰。我感觉到这种自愿与世隔绝的状态正是它在极度痛苦中的一种“力求解脱”，它仿佛蓄意自戕。它在精神上迎接死亡，尽可能地闭目塞听，屏气静息地死去。

你该注意到在这种状态中，它却毫无怨恨、辛酸，

或忿怒之情，一点也不像它的邻居，那位暴躁的燕雀挣扎得那样猛烈，那样难过。甚至那些幼稚无知的小鸟儿，对它既不关心也不尊敬，往往冲压到它身上，但这并不会使它表现出任何不耐烦的容色。它显然在说：“对于已经死去的，这又有什么呢？”尽管它双目紧闭，我仍然看得出它的心思。我感觉到一位艺术家的洋溢着温馨和光辉的灵魂，对于世俗的野蛮，命运的坎坷，既不恼恨，也不峻拒。

怎么不能称它为艺术家呢？它具有人类所罕见的高雅风格，一切艺术家的品质，优点缺点在它身上都十分丰富。它既孤僻又惧怕，多疑，然而并不狡猾。它不顾自身安全，老爱单独外出，到处遨游。它嫉妒得要命，在这方面堪与燕雀比拟。从前有一个历史学家在描写它时写道：“它纵声高唱。”它挺得意地百啭娇啼，她最爱定居在有回声的地方，以聆听并时时予以应答。人们看到它在囚禁中烦躁不堪，时而白天久久睡眠，做着激动的梦，时而又挣扎，提防，力求摆脱。它的神经痛，还有癫痫老是发作，纠缠无已。

它仁慈，但也很凶猛。我来说明。对于弱小，她的心是温柔的：如果你把一些孤儿交付给它，它会负责关怀，时刻放在心上，它即使是雄性又已年迈，但却会像妇女那样，哺育并仔细照料幼雏，无微不至。可另一方面它对猎获物却极其凶残，贪婪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在它心中燃起的火一般的热情几乎总是使它保持消瘦，并使它感到需要新奇：这也是人们容易捕捉到它的原因之一。一清早，特别是四五月间的早上，当它唱了一夜的歌之后，猎人只要装上个套子就能捉到。黎明时分，它精疲力竭，既虚弱

又贪食，常常盲目地扑向诱饵。它很好奇；这样，为了想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它自己反倒上了钩。

一旦捉住，若是你不注意把它的翅膀扎起，或者不把笼子蒙好，外面护上厚棉垫，它准会惊悸得乱蹦乱跳而死。

这种剧烈行动不过是表面现象。它的内心却特别柔和而驯良：正是如此才使它高尚其志，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它不但最富灵感，而且还最有教养，最文明，也最勤劳。

你瞧，这些幼雏团团围住它们的父亲，注意听它说话，求长进，练嗓音，一点一点地纠正错误，改掉开蒙时刺耳的腔调，使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这个场面多么动人！

你看到它在自学中成长起来，比拟，提高自己，慢慢地怪得意地在讲述新的题目，何等有趣！这份毅力，这份认真，出于对艺术的崇敬和一种内心的虔诚，这正是艺术家的品德，它神圣的加冕礼，这使它卓尔不群，不屑与那班虚伪的率尔操觚者为伍。那些无意识的呓语，絮絮叨叨，不过是大自然的回声罢了。

那么，爱情和阳光大概都是它的起点吧，艺术本身以及爱美，虽然仅仅隐约可见，但却强烈地令人感到，都是滋润它心灵的第二甘泉，并予它以清新气息。一旦向无穷开放之后，其发展是无限的。

艺术家的真正伟大之处，乃是超越他的对象，乃是做出比自己所想做的更多的东西，那完全是另外的东西，超过了原来的目标，超过了可能，并看到更加遥远的彼岸。

伟大的悲哀，无尽的烦忧之源就在这里，为他从来不曾有过的不幸而哭泣的可笑的崇高也来自这里。别的禽鸟不禁为之震惊，有时会询问它心里揣想着什么，有何愁思。